

欧洲穆斯林问题研究:边缘化还是整合

胡 雨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欧洲穆斯林人口的急剧增加,诱发了两种迥然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欧洲穆斯林的边缘化处境加深了其认同危机,也为极端主义思想和运动提供了可乘之机。欧洲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整合欧洲穆斯林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

关键词:欧洲穆斯林;边缘化;认同危机;社会整合

中图分类号:D73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8)04-0090-06

近年来,欧洲穆斯林问题已引起了欧美学术界、政府决策机构乃至普通民众的高度关注,成为一个既敏感且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大量的穆斯林移民正在改变着欧洲的人口构成状况,欧洲国家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不知不觉之中创造了一个最大的少数民族,尤其严重的是,它形成了一个对外界封闭、对内自有一套规则的“平行社会”,不仅缺乏对主流社会的认同,而且也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欧洲穆斯林问题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的内政外交及公共话语,正在诱发三个突出的内部问题,即人口构成穆斯林化、文化分裂、极端主义滋生。欧洲穆斯林是走向整合还是边缘化,不但事关欧盟的前途与命运,而且也关系着“欧洲是谁”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一复杂的问题进行初步探析。

一、欧洲穆斯林人口剧增加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

穆斯林大量移民西欧始于二战后,二战以前西欧的穆斯林不足 100万。概括讲,主要有三种穆斯林移民涌入欧洲:其一是客工,由于二战后欧洲经济的恢复发展与非熟练劳动力急剧短缺,因而来自中东北非、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以客工身份涌入欧洲;其二是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家庭团聚;其三是政治庇护者、难民及非法移民。但好景不长,伴随 20世纪 70年代初欧洲经济高速增长终结与石油危机涟漪,欧洲国家基本上关闭了劳工移民渠道。即便如此,其路径依赖是无法阻止的,现在每年仍有 100 万以上的穆斯林移民(50 多万为家庭配偶团聚,40 多万为政治避难申请者,12 万~50 万的非法移民中相当一部分是穆斯林)如潮水一般的涌向欧洲各国。^{[1][27]}在许多欧洲国家,穆斯林几乎就是移民或者非法移民的同义词。

鉴于比利时、丹麦、法国、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严禁在人口调查中询问受访者的宗教信仰以及统计方法的迥异,现今欧洲穆斯林的具体精确数字不得而知。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03 年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所提供的数据,在欧洲 37 个国家中估计有超过 2 300 万的穆斯林,几乎占欧洲总人口的 5%^{[1][27]}。欧洲 15 国有 1 520 万,占总人口 4%,其中法国有 400 万~500 万,占其 6 000 万总人口的

收稿日期:2008-04-01

作者简介:胡雨(1970-),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石油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伊斯兰。

7%~8%;德国有280万~320万,占其8200万总人口的3.4%~3.9%;英国有160万,占其5980万总人口的2.7%,而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均有接近100万的穆斯林人口。^[2]

欧洲穆斯林居高不下的出生率与年轻的人口结构,是推动欧洲穆斯林人口急剧增加的另外两个内在动力。欧洲穆斯林移民大多来自北非、西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是世界上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国家,而欧洲的人口出生率在世界上最低,欧洲穆斯林出生率是非穆斯林出生率的3倍。从人口结构来看,欧洲原住民日趋老年化,欧洲穆斯林人口却相当年轻。法国穆斯林人口中1/3在20岁以下(法国总人口在20岁以下的仅为21%);德国穆斯林人口中1/3在18岁以下(德国总人口在18岁以下的仅为18%);英国穆斯林人口中1/3是在15岁以下(英国总人口在15岁以下的仅为20%)。有学者预测,“2015年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将增加一倍,非穆斯林人口则下降至少3.5%;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保守的估计在2050年欧洲穆斯林人口将超过欧洲总人口的20%以上”^{[1]28}。欧洲人担心,随着穆斯林人口数量的日益增加,过去占人口多数的原住民有沦落为少数族群之虞的“欧洲阿拉伯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忧心忡忡地警示,到本世纪末,“欧洲大陆将全面穆斯林化”,“欧洲将再一次被伊斯兰征服”。

欧洲穆斯林人口的过去与现状

国家分类	穆斯林人数(万)		占总人口的比例(%)	
	1982年	2003年	1982年	2003年
欧盟15国	680	1520	1.9	4.0
欧盟15国加新成员国	700	1550	1.6	3.4
所有欧洲国家(包括土耳其)	6290	9030	11.6	15.0
所有欧洲国家(排除土耳其)	1560	2320	3.2	5.0

资料来源:参见 Timothy M. Savage, “Europe and Islam: Crescent Waxing, Cultures Clash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 No. 3 (Summer 2004), p. 27.

欧洲穆斯林与欧洲原住民截然分割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他们“对上帝与人、个体与群体、公民与国家、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种种关系有不同的观点,而对权利与责任、自由与权威、平等与阶级的相对重要性亦有迥异的看法”^{[3]22-49}。这些本体论、世界观上的分野预示着两者之间的碰撞与冲突不可避免。所以,近年发生的英国拉什迪事件、法国面纱争执、丹麦漫画风波等只不过是两种不同文化相互冲突的表征与逻辑延伸。后冷战时代欧洲人所担心的“不是在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4]219}。特别是“9·11事件、西班牙马德里爆炸案、英国伦敦爆炸案之后,一种非理性、歇斯底里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已经弥漫至欧洲各国的普通民众。相当部分的欧洲人不愿意和穆斯林接触,不少人认为穆斯林的存在对所在国是个威胁;由此产生的各种针对穆斯林的语言侮辱和人身攻击、穆斯林清真寺和学校遭到破坏的消息层出不穷。许多欧洲人认为,有太多的穆斯林人口、太多的异质性文化和宗教、太多的宽容和文化多元主义,穆斯林文化正在不断地蚕食欧洲社会的集体认同和公共价值。在西方人心目中,欧洲是一个欧洲观念,孕育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之中,植根于中世纪基督教的精髓,建基于近现代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基石之上。近东也是一个欧洲观念,只不过是欧洲人描述中遥远的他者。毫不夸张地说,欧洲内部两种宗教的对抗才是欧洲最大的断层线,欧洲的穆斯林因素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范畴,直接关系到法国学者罗伊(Olivier Roy)所称之为的“谁是欧洲人”的根本性问题。^{[5]63-73}

二、边缘化的欧洲穆斯林

边缘化意指某些个人或群体处于劣势发展状态,陷入一种非中心、非主流、不重要的地位。边缘化

并不单纯指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迫遭到的排斥,也可能指人们自主地从主流社会自我边缘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饱受住房、工作和教育机会缺失的困扰,对政治参与的漠视、冷漠,是大多数欧洲穆斯林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1. 经济地位低下。欧洲穆斯林的就业渠道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属于蓝领阶层。随着近年欧洲传统产业如纺织业、钢铁、玩具等劳动密集型逐渐移居海外,欧洲穆斯林深受其害。通常,欧洲穆斯林失业率是欧洲非穆斯林失业率的两倍以上。据欧盟监控中心 2003 年发表的一份就业报告显示,在英国,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穆斯林的失业率高达 20% 以上,而整个英国的失业率不过 6%;在德国,土耳其裔穆斯林的失业率为 21%,而德国国内的失业率仅为 8%;法国穆斯林失业率的数据我们无法知晓,但法国移民的失业率高达 22%,法国整体的失业率不过 13%。

2 教育程度不高。德国穆斯林 70% 仅有中学以及中学以下的学历,有高等学历的仅 5%,而德国高等教育的平均比例为 19%;西班牙穆斯林 76% 仅有中学以及中学以下的学历,拥有高等学历的仅为 12%,而西班牙高等教育的平均比例为 20%,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6][17]}

3 缺乏政治参与。尽管穆斯林在欧洲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但大多数穆斯林缺乏政治参与的热情,缺乏与之相应的政治影响力,缺乏参与政治过程所必需的资源、信息和机会。在法国国民议会 577 个议席中,没有一名穆斯林的代表;在英国下院 659 名代表中仅有 2 名穆斯林,上院也只有 4 名穆斯林血统的代表,不成比例的低代表性,导致了穆斯林在关乎国计民生的事务中缺少发言权。

4. 族群隔都化 (ghettolization)。欧洲穆斯林集中于欧洲的大中城市附近,组成了一个在主流社会包围下的光怪陆离的穆斯林社区,在法国称之为 'Banlieue'。这些社区的居民大都来自同一国家或地区,英国穆斯林主要来自南亚次大陆、法国源自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德国出自土耳其。他们聚居在一起,有着相同的语言、传统、生活习惯及宗教信仰,孤立隔阂于主流社会。这些贫穷社区往往有惊人的犯罪率、失业率、辍学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以法国为例,穆斯林人口仅占法国总人口的 7% ~ 8%,但占法国犯罪分子的 50% 以上^{[7][95]}。2005 年法国的种族骚乱都发生在这些贫民窟。此外,许多男性穆斯林及后代大都娶来自移民“过去祖国”的新娘,这些新娘基本上来自落后、偏远的农村,对西方社会一无所知。据《国际论坛报》的报道,荷兰 70%、丹麦 90% 的穆斯林从“过去祖国”娶妻生子,有 7 万多名生活在法国的穆斯林妇女被迫接受强迫性或父母包办的婚姻关系^[8]。

这种弱势群体的现状完全不利于有效的社会整合,也不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无疑,造成欧洲穆斯林边缘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客观原因,也有自身与外部要素。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欧洲穆斯林的边缘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对伊斯兰教广泛的错误知觉所驱使,认为伊斯兰教是铁板一块的信仰体系,其信仰者拥有普遍地强烈倾向传播狂热宗教原教旨主义,而忽略了伊斯兰信徒们各自不同的族群和民族背景。”^{[9][12]}在许多欧洲国家,穆斯林并不被承认为少数族群,使其无法享受所在国的福利待遇与反歧视的保护。比较而言,美国穆斯林具有经济状况良好(高过美国的平均水平)、教育程度高、分散分布等特征,加之美国独特的移民历史与文化,使其更容易融入主流社会。当然,“9·11 事件后多数美国穆斯林强烈感觉到在社会交往中遭受的有形或无形的歧视、仇恨犯罪,欧洲穆斯林则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是边缘化的牺牲品。

三、认同危机与伊斯兰极端主义

今天,欧洲穆斯林再也不是过去的“暂时性的客工”,而是欧洲永久的定居者。在跨国移民过程中,从境外迁来的一些穆斯林已经取得了欧洲迁入国的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权,且在当地居住生活数十年,繁衍后代。据统计,有近一半的欧洲穆斯林出生在欧洲,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不幸的是,即便是第二代、第三代欧洲穆斯林,他们仍旧被贴上外国人、移民、局外人的标签,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亨廷顿指出:“穆斯林社区,不论是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没有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将来会如此。”^{[4][100]}认同指涉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长期所学习而具有的特殊价值、意识和情感,以及个人所属社会的历史记忆、群体意识,处于一种相互同意,甚至一种彼此增

强的状态。不只个人,社会中的次级团体如族群,也可能产生特定的认同。上述个人或群体,如果和各自所属的大社会中的支配地位的历史记忆、团体意识,成为一种矛盾、相互冲突的状态,对于此一个人或者群体来说,就产生“认同危机”,而对于大社会来说,认同危机反映了社会整合的失败、对少数群体的疏离与歧视问题的加深。

传统移民理论声称,随着欧洲穆斯林移民后代的不断涌现,接受西方教育的新人将逐渐摒弃过去的族群认同、宗教认同,熔炉效应还会迫使这些新人原有的认同标志丧失殆尽,并且彻底融入西方主流社会,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明了。事实上,欧洲穆斯林后代存在认同危机的严重性远远超过第一代移民,年轻一代的欧洲穆斯林抗拒世俗主义的同化。^[113]现在“英国在35岁以下的41%穆斯林把自己唯一定义为穆斯林,而不是英国穆斯林。从1994年至2001年间,法国穆斯林中把自己视为伊斯兰教的‘信仰者和实践者’增加了25%。^[10]¹⁸²。法国学者罗伊认为,欧洲穆斯林的认同危机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六七十年代,穆斯林移民不被视为“穆斯林”而是“外国人”,因为他们最终应该回归故里,即便是他们留在这里,他们应该像我们一样。但是,第二代穆斯林移民开始说:“我们是欧洲人,并且我们想被承认为穆斯林。”^[11]

现实生活中,在欧洲出生的穆斯林以三种方式对应欧洲主流社会的生活^[12]。第一类是同化,一些欧洲出生的穆斯林变得世俗化与适应欧洲国家的生活方式,经过良好的教育,找到体面的职业,成为了“穆斯林雅皮士”,完全融入了欧洲各国的主流社会,但这类人仅是极少数。第二类是反叛,这一部分穆斯林与欧洲社会格格不入,拒绝接受欧洲世俗主义的影响,他们生活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内,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生活别无二致,借用美国学者亨特(Shireen Hunter)的话说,他们是“他乡的异者”。第三类是迷茫,他们从成长时期接受西方教育,思维与西方渐趋相同,平等的观念在他们的内心根深蒂固。然而,当他们面对严峻的现实生活时,却发现平等和民主只不过是一句抽象的口号。青年一代的穆斯林试图超越父辈,不满足于仅仅为了一个国籍而做发展无望的低薪工作,不认同父辈们忍气吞声默认的少数民族地位,渴望被主流社会吸纳,但社会所能够给他们提供的发展机会却极为有限,广泛的歧视和排斥使他们痛心疾首、不知所措。他们在名义和法律上是各个欧洲国家的公民,但在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正如亨廷顿指出:“如果一个人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环境,被认为是‘外人’,该人自己大概也会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个群体。”^[13]²²许多穆斯林青年经历了有形或无形的社会排斥、种族歧视之后,苦恼、沮丧、挫折、疏离、耻辱、背叛、愤恨油然而生,普遍存在着对自己身份认定的不确定、迷茫及疏离感,希冀诉诸“重新伊斯兰化”,他们从伊斯兰教和传统文化中寻求保护、安全和心理寄托,并且找到了个人的尊严和平等。

在宣传和友爱和平的伊斯兰教没有平息他们内心深处的躁动时,极端势力的蛊惑使一些欧洲穆斯林走向了社会的对立面。弗朗西斯·福山深刻地指出,极端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被视为现代认同政治的彰显而不是传统伊斯兰文化的伸张”^[14]⁹⁻¹⁰。2004年谋杀荷兰电影制片人凡高、2004年马德里爆炸案以及2005年伦敦爆炸案的一些恐怖分子都是欧洲本地出生的穆斯林。这些恐怖分子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几乎没有任何瓜葛,只是强烈受到其意识形态的熏陶。美国尼克松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1993~2004年间在欧洲和北美从事恐怖活动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有373名,其中拥有欧洲国籍的恐怖分子占1/4,拥有法国国籍恐怖分子是来自沙特国籍恐怖分子的两倍,英国国籍恐怖分子远远超过了苏丹、也门、黎巴嫩、利比亚国籍的恐怖分子^[15]¹²⁰。欧洲情报官员估计,有25万~50万的欧洲穆斯林卷入极端主义的活动^[1]³¹⁻³³。日益边缘化与缺乏对所在国的认同感、忠诚感的欧洲穆斯林,正在成为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招募对象。

四、欧洲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

整合日益庞大的欧洲穆斯林人口已经成为欧洲各国政府刻不容缓的议事日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欧洲国家形成了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以同化为特征的法国模式,法国要求所有的法国居民都必须无条件地使用法语和法国的习惯规范,恪守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传统,力主把穆斯林同化于法兰西文化之中;第二种是以多元文化为特征的英国模式,强调在相互宽容的氛围里,发展平等的机会和文化的

多样性,该模式为斯堪的拉维亚国家所效仿;第三种是以“客籍工人”为特征的德国模式,它把穆斯林移民当成一种暂时现象,认为他们迟早都会离开,不愿意给予其公民资格,流行于奥地利、瑞士等国。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无论哪一种模式,当下欧洲各国政府推行的穆斯林政策基本上以失败告终,即使是一向受到欧洲各界推崇备至的“英国模式”,在2005年伦敦爆炸案后也遭受了广泛的置疑与批评。欧洲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能有效地把欧洲穆斯林融入主流社会,将对欧洲自身的安全与稳定以及未来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9·11”事件后,面对日趋复杂化的穆斯林问题,欧盟各国普遍采取集体或者单独的政策举措,强化认同,加速社会整合。

1. 试图改善贫困穆斯林社区的社会生活条件,为年轻一代的欧洲穆斯林提供更好的经济机会。2006年法国政府颁布了《首次雇佣合同》法案(First Job Contract, CPE),该法案规定,法国20人以上规模的企业在与26岁以下青年人签订雇佣合同后,最初两年内可随意将其解雇而无需说明原因。出台这个法案的初衷是鼓励企业大胆雇佣年轻人,缓解青年穆斯林高失业率这一法国社会的顽症。但是,这一法案遭到了法国民众特别是来自非移民中产阶级的激烈反对。

2 强化国家认同。2004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所有未来申请公民资格的移民必须展示熟练的英文程度,通晓英国历史文化。荷兰政府的入籍计划规定:所有申请人必须有375小时学习荷兰语言,观看反映荷兰历史、文化及日常生活的影片“To The Netherlands”。丹麦、瑞典政府则致力于根除买卖婚姻、进口新娘的陋习,立法规定:移民配偶的最小年龄必须超过24岁。

3. 斩断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欧洲穆斯林的联系,阻止、驱逐、逮捕、起诉煽动仇恨和暴力的极端伊斯兰宗教人士。2004年2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被称为“头巾法”的法案,禁止在学校佩戴任何明显的宗教标志,以维护法国的世俗政体,防止教育场所受到宗教干扰。2006年英国法院以“煽动谋杀和种族仇恨”判处极端主义教士阿布·哈姆扎·马斯里(Abu Hamza alMasri)7年的监禁。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提出,需要有更多在本国出生和受教育的伊玛目(Imam 社团宗教领袖),这有助于帮助穆斯林青年远离极端主义的影响。

4. 加强与穆斯林进行对话与沟通。2002年,时任法国内务部长的萨科齐发起并成立了法国伊斯兰宗教委员会;2006年,英国政府成立了“整合与凝聚委员会”,以期帮助和化解穆斯林社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5. 发挥欧盟在社会整合方面的作用。1997年,欧盟《阿姆斯特丹条约》首次提出移民政策合作的构想,欧盟1999年在芬兰坦佩雷峰会上,决定把避难政策与移民政策纳入未来欧盟“共同司法与安全空间”。2002年,欧盟创制了“单一逮捕令”,加强在避难法、警察和情报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共同抗击恐怖主义。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解决族群不平等、种族歧视以及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症结,一直是各国政府必须直面的一项最复杂、最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多数人或支配族群针对少数族群的排斥、歧视,既有历史、宗教文化方面的原因,又有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在学理上,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不同部分结合成为统一、和谐、协调、团结的整体。一般而言,社会整合是一个漫长且复杂、涵盖多重维度的系统工程,其中首先就是如何实现社会认同,它直接意味着接受某种社会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系统,承认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并归属于其中。在此基础上,才能透过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支持计划,逐渐弥合与化解原本分离的群体。美国学者罗伯特·莱肯(Robert Leiken)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问题不是结构性的同化,我们感兴趣的是认同的同化:移民是否把其居住国视为是他们自己的国家?”^[16]另一方面,欧洲原住民和政府也必须认识到,欧洲穆斯林已经是欧洲社会生活与政治风景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欧洲人必须摒弃对穆斯林长此以往所抱有的偏见、错误认知及刻板印象,拥抱欧洲穆斯林,把他们视为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任何积极的认同应该是建立在双向的社会互动的基础上,立足于欧洲穆斯林与欧洲原住民积极共同的参与,进而形成共有的知识的基础上。正如欧洲穆斯林移民的后代学者塔瑞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所指出的:“代替冷冰冰、形式化的穆斯林消极整合的思维,我们应该热情洋溢地憧憬,积极地贡献建立新的欧洲。他们的存在有着丰富的源泉:它对世俗化社会的精神性反思提供一席之地,并促进宗

教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平等。”^{[9]2-3}通过有机的社会整合,使欧洲穆斯林成为穆斯林的欧洲人,或许这是排除欧洲穆斯林不稳定因素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良方。

注释:

本文所指涉的“欧洲”有狭义与广义上的区别。狭义上的欧洲即西欧,特指欧盟 15 国,包括原初的 12 个创始国加上 1995 年加入欧盟的奥地利、瑞典和芬兰 3 国;广义上的欧洲是指欧洲 37 国,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但不包括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及土耳其。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统称为“欧洲”。

参考文献:

- [1] Timothy M. Savage Europe and Islam: Crescent Waxing, Cultures Clashing [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4.
- [2]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2003 Annual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EB/OL]. <http://www.state.gov/g/drl/rls/irf/2003/c10268.htm>.
- [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J].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 [4]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 [5] Olivier Roy Euro Islam: the Jihad within? [J].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3.
- [6] Jocelyne Cesari Securitization and Religious Divides in Europe [C]. Submission to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Citizenship and Security 6th PCRD of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 [7] Stephanie Giry France and Its Muslims [J].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6.
- [8] Marlise Simons Muslim women take charge of their faith [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005 - 12 - 02.
- [9] Robert J. Pauly Jr Islam in Europe: Integration or Marginalization? [M]. London: Ashgate, 2004.
- [10] Daniel Benjamin, Steven Simon Surprise, Surprise [J].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6.
- [11] Marlena Telvick Identity Crisis: Old Europe Meets New Islam [EB/OL]. 2005 - 10 - 25.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front/special/roots.html>
- [12] Esther Pan Europe: Integrating Islam [EB/OL]. 2006 - 10 - 09.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8252/europe.htm#1>
- [13] 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 [14]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Immigration & Democracy [J]. Journal of Democracy, April 2006.
- [15] Robert S. Leiken Europe's Angry Muslims [J].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5.
- [16] "Currents and Crosscurrents of Radical Islamism", A Report of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ransatlantic Dialogue on Terrorism, April 2006.

Study on European Muslim : marginalization or integration

HU Y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The population of European Muslims increases rapidly and the phenomenon leads to the cultural clashes and collision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European Muslims deepens their identity crisis and offers the opportunity to different kinds of radicalism. Governmen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Europ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integration gradually.

Key words: European Muslims; marginalization; identity crisis; social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敬 军)